



练中乐 ◎陈顺源

送香

◎宋继高

今年的大年三十，实际上是农历腊月廿九，晚饭前，妻对我说：“走，我们给土地爷送香去。”我欣然应允。妻拿一炷大香走在前面，有风，不冷，但我还是紧了紧衣扣，很虔诚地跟在后面。只见乡村的水泥路上、田埂上、小河边陆陆续续有不少送香的人，这当中有戴着眼镜的很斯文的大学生，有衣着光鲜的妙龄女孩，有活泼天真的儿童，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——乡亲们约定的香火结集点走去。一路上，没有喧哗，人们见面就是简单的一句对话：“你也送香去！”“是的，送香去。”乡亲们通过给土地爷送香这种方式，表达对土地的敬畏之心。

是的，土地是人类的母亲，是生命的根基，是精神的原乡，是一切文明、文化的发轫地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如若没有土地，我们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？如若没有土地，车辆如何奔跑？飞机如何起飞？人类如何登月？人类的生存、繁衍、传承，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在大地上进行的，没有土地就没有人类的一切。

从远古的农耕文明到现代社会，土地承载着我们的过去，塑造着我们的现在，也孕育着我们的未来。它是滋养万物的母亲，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所以，那个在中国现代文化、文学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大人物郭沫若曾用所有词语来赞美土地——

地球，我的母亲！
我过去，现在，未来，
食的是你，衣的是你，住的是你，
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？
.....

地球，我的母亲！
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，
我饮一杯水，
我知道那是你的乳，我的生命羹。

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，
我要强健我的灵魂来，
报答你的深恩。

你听，这声声呼喊，这几乎歇斯底里地反复咏叹，如黄钟大吕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土地，这位无私的母亲，滋养着我们。

我终于明白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，



所有刀光剑影，所有炮火硝烟，所有血流成河，从冷兵器时代到今天的热核时代，都是为了攻城略地、开疆拓土，都是为了获得土地的霸权，为了拓展生存空间，争取更多更宝贵的生活资源。土地，是财富之母啊！为了这个母亲，各民族、各种族之间一直都在不断上演着残酷恐怖的生死大战。

没有土地要争夺，有了土地就要珍惜。我的祖祖辈辈与土地相依为命。土地，是农民的根，是他们辛勤耕耘的家园。农民对土地的深情，犹如孩子对母亲的依恋，深沉而又真挚。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农民的希望与梦想。春天，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大地，农民便迫不及待地扛起锄头，走向那片熟悉的田野。他们用粗糙的双手仔细翻整着土地，仿佛在抚摸着自己心爱的宝贝。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，期待着这片土地能在新的一年里，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。这份馈赠是土地对人类最质朴的爱，也是我们永远无法报答完的深恩。

文明的城市在土地上崛起，辉煌的建筑在土地上矗立。从埃及尼罗河畔的金字塔，到中国黄河流域的古老村落，土地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兴衰与传承。它承载着历史的厚重，岁月的痕迹深深地烙印在它的每一寸肌肤之上。

诗人艾青的长诗《我爱这土地》中，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我18岁离开家乡，今年73岁，其中除了在部队几年不能每年回家过年外，其他所有的日子里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那座城市多么繁华热闹，无论回乡的路有多堵，我都要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过年。回到那片并不富庶也不十分可爱的故乡，回到我的衣胞之地，那是我生长的地方！

跟着妻来到土地爷面前，插上香，点燃。妻对我说，拜拜土地爷。我虔诚地弯下双膝跪了下来，叩了三个头，起身。妻说，还要拜拜土地娘娘。我又跪下叩了三个头，站起身，正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光，余晖把大地染成金色，我看到还有人不断走来送香。有许多小孩也来了，他们会一天天长大，这个香火也会一年年送下去，生生不息……

也说说“冷钉”

◎钱广裕

布谷声声，麦穗垂头。今年谷雨前两天，我品尝到新上市的冷钉。劳动节当天，拜读了《江海晚报》副刊的《“冷蒸”还是“冷钉”》一文，“一凡爷”倏忽叩开八旬老人记忆的大门。

年已八旬的我，老家住在市郊西北部的圩塘村。这里的过冬农作物主要是元麦、大麦、小麦和蚕豆。冷钉的原料就是“三麦”的青麦粒。由于元麦的成熟期早于大麦和小麦，一般是采用元麦制作冷钉。元麦又分“四轮头”“六轮头”和“牌儿麦”；而“六轮头”元麦成熟期又早于大麦和小麦。因此，在我们那里抢先用“六轮头”青麦粒制作冷钉。这里有句老话“冷钉好吃口难开”，意思就是说，时值青黄不接之际，农村人为自家老小度荒疗饥不得不把快要成熟的麦穗扯了下来糊口。在我记忆中，冷钉给我的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带来了几多忧伤、几多欢乐。

还记得在穿开裆裤子的时候，我家是四代同堂，收成不足，缺粮常遇，只能靠吃青度日。所以，冷钉便成了我们这些不懂事的伢儿所爱之食。在家中，我是爷爷奶奶的头孙子，既懵懵懂懂又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大人扯冷钉的行列。从扯穗、揉穗、掼芒、初飏、锅炒、糙壳、再飏、擦屑、送磨，是不准小伢儿靠近的，大伢儿有权利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儿，因为刺人的麦芒弄到小伢儿身上，会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，大人就打发他们去摘蚕豆角。根据祖母的经验，炒麦仁要和嫩蚕豆子儿，蚕豆熟了，麦仁也就到了火口。糙壳本来是父亲的事，祖母非得让我试试。她认为伢儿的脚既干净又轻巧，不会把麦仁踩破。祖母帮我洗脚，父亲把散热后的麦粒倒进了小缸，旁边还竖了一张条凳，我扶着凳脚，按照父亲的示范动作，双脚不断地糙动，闻着腾起的热气，踩着软绵绵的麦仁，好像尝到了冷钉的清香，心里有种说不来的快乐感，一家老小早把心中的辛酸抛之脑后。

当祖母和母亲使用干净的毛巾，一遍又一遍揩净焦屑后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就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，走进邻家磨坊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还是牛拉石磨。当看到麦粒从石磨磨齿吐出来时，那冷钉条儿挂在磨沿上，犹如一条条绿色的春蚕，远远一看又像绿色的挂帘，散发着满屋清香，逗人垂涎三尺。到了60年代，牛拉石磨换成了电动石磨，那蠕动的春蚕和绿色的挂帘被藏在磨箱里，可那冷钉从磨箱的出口喷薄而出，诱人的清香，仍叫人直流口水，饱享眼福。

这种亲身经历一直让我念念不忘。在21世纪初，我想把这



一记忆笔录下来，可不晓得怎么书写“zheng”字，便请教本市的民俗专家。王宇明先生送我三册《南通方言疏证》影印本。民国初，研究民俗的孙锦标老先生在书中卷四“释小食”写道：“元麦，赶青捋取，硙（磨）为寸缕，碧色芳香，名曰冷钉。”丁字（争音）亦可从食为钉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的“钉”为“ding”，与“餔”组词释义为“供陈设的食品”。虽与冷钉的用义有区别，但冷钉是可食之物。老话说得对，字识半爿不为错。我国8000多个常用字，其中多音多义字多了去。南通方言“冷钉”同用未尝不可。

再从孙锦标老先生“硙为寸缕，碧色芳香”的描写中，可以理解“冷钉”的深刻含义。冷钉原本是农家在青黄不接时度饥的食品，后来逐步发展为尝鲜时令食品，乃至农民换取开支钱的小商品，及馈赠至亲好友的礼物，越来越富有地方文化品位。21世纪初，南通市政府修订的《南通市志》、南通人陶国良先生专著的《南通方言词典》、烹饪理论专家巫乃忠先生撰写的《江海食脉》等正式出版的著作中，认为使用“冷钉”更准确。

二十多年来，笔者从查阅的资料中发现，清代南通诗人范捷在《咏冷蒸》中写：“双手揉麦仁，一缕复一缕。冷蒸勿复言，奉郎自尝取。”清人姜长卿写：“冷钉搓成金缕丝，新蚕豆子恰相宜。肚圆竹笋珠儿菌，正是花开芍药时。”美籍南通人敖小平先生在他的《南通方言考》中，主张书写“冷蒸”。资深新闻人黄俊生在新近出版的《南通传》中写的是“冷钉”。还有央视二套曾经介绍河南济源也有和南通差不多的时令食品，取名“碾转”。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同一种食品，不同的叫名，这是各地风俗习惯所决定的，说明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。

然而，多年来，在我市的新闻媒介和文艺作品上，依然频频出现“冷蒸”，“冷钉”难得一见。现在看来有必要把“冷蒸”与“冷钉”的书写统一起来。“冷蒸”的“蒸”在字典中释义一为“蒸发”“蒸汽”，二为利用蒸汽使食物变热变熟。与炒熟的青麦仁变成“寸缕”，在构字四字法上并不搭界。所以笔者认为把“冷蒸”改为“冷钉”，完全符合汉字造字法，“冷钉”兼有形声、象形、会意、指事四个方面的含义。

青稞寸缕吐芳香，江风海韵注乡愁。如今，每年春夏交接之际，不少农妇仍拎着淘箩到城镇叫卖，冷钉走上了饭店的餐桌，颇受欢迎。虽然上市时间仅有十来天，却是江海大地的一种地域文化符号，也是南通儿女一种富有特色的乡愁。